

● 语言哲学

○ 专题研究

编者按:本期刊发两篇文章,呈现出语言哲学研究的两个维度:第一,应用:语言哲学是语言学的“营养钵”(钱冠连先生语),其理论和方法在语言学中的应用往往都能有效推动语言学的“革命性”发展(徐红、李文戈);第二,民族性:语言、人和人的世界都具有民族性,因此语言哲学离不开民族性这一重要维度(刘瑾)。语言哲学须要多维度建构与发展。

哲学视域中的语言研究

徐 红 李文戈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 150001)

提 要:“世界、人、语言”三者关系的变换一直影响着语言研究。实际上,这三者的关系就是普通语言学观点演变的基础。通过对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新经验主义与语言学关系的逐一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语言学在哲学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经历着语言研究范式的演变。

关键词:哲学;语言学;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1)03-0001-5

Linguistic Study in Philosophy Perspective

Xu Hong Li Wen-ge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World, human, language” have been exerting profound impact on the language theory. Such interrelations, in essence, are reflection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general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nguistic,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the linguistic study paradigms, when examined with philosophy approaches, can be explicitly describ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linguistic and other relevant subjects, such as positivism, structuralism, functionalism, and experientialism.

Key words: philosophy; linguistics; positivism; structuralism; functionalism

在古希腊,语文学是作为某种与这里最早形成的对思维的反射即对词语认识的东西出现并加以研究的。但是,语文学发展成为真正的语言学,已经是 19 世纪的事情了。现代语言学始于索绪尔(F. de Saussure)。他的结构主义思想对 20 世纪的语言学影响至深。与形式主义对立的功能主义在 20 世纪也得到巨大发展,特别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大大推进了语篇研究的进程。之后,新经验主义又促成新一代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诞生。

1 语言研究的哲学思考

A. A.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指出,语言科学需要以哲学和方法论为前提来理解现实中语言的本质和作用(Рефор-

матский 1987: 20-21)。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人类的交际,没有交际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因而就不能有人。没有语言就不会有思维,人就不能理解世界以及世界中的自我。根据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的观点,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与社会、人和思维处于同一个本体论范畴。因此,语言学在寻找对象时不可能绕开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多半按照“事物(世界)、思想(或概念)、语言”(徐友渔、周国平、陈嘉映 1996: 2)模式考虑问题。Л. Г. Зубкова 认为,语言普遍理论的发展也没有脱离这条主线(Зубкова 2002: 19),也就是说,语言哲学观的演变与“存在、思维、语言”

的关系演变息息相关。她建立了独创的演变流程模式,并分5个阶段诠释三者之间的关系:1)在古希腊当哲学家就名实问题进行争论时,第一次提出语言与世界、人的关系问题。尽管对这些关系有不同理解,如柏拉图(Pi-ato)把世界归为思维,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把思维归为词语,但是他们基本认定存在、思维和语言是统一范畴,即三者合一。这在“逻各斯”(λογος, logos)概念的诠释和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中有所反映。2)中世纪受基督教一神论影响,古希腊的原则被个人、社会和历史的原則取代,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然与人的对立,意识到人的心智和词语既不可分又无法融合,同时意识到语言是第二性的(相对于存在而言)。由于语言和语言使用者联系紧密,所以人的认识本身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语言概念同那个时代的人对世界的看法有关,同那个时代特有的世界观有关。3)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世界观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在人的内心世界、在理性中寻找语言结构的依据,而不是在周围世界中寻找。关于理性,他们主要强调凡事要以人的思维去判断,而无须依赖天意。包括笛卡尔(R. Descartes)哲学在内的近代哲学从总体上看是意识哲学。在这种类型的哲学中,由于观念秩序与事物秩序的一致性,语言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维度,它实现的只是充分的表象功能。语言表象思想,就像思想表象它自身一样。语言说是一种符合普遍理性法则的绝对透明的工具,因此理性主体、意识主体消融了说话主体,我们听到的只有理性之声,历史、文化、虚构和创造被抛在一边。从语言学角度看,所谓的古典语言研究,实际上就是制定一些语法规则,制定一些组合和分解观念的法则。其典型形式是《普遍唯理语法》(1660),一种笛卡尔式语法。4)从孔狄亚克(E. B. de Condillac)开始,在唯物论和感觉论(相对于存在和思维而言,承认语言是第二性的)的对抗中,人们开始意识到语言对思维形成和认识世界的影响。一些哲学家试图说明“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的过程:语言介于人与世界之间,人必须通过自己生成的语言并使用语言去认识、把握世界。(洪堡特2004:48)在“世界(存在)、人(思维)、语言”三位一体中的主要环节是人。这就是为什么威廉·洪堡特把语言学纳入哲学实践人类学的分支——比较人类学中的原因,他的语言研究计划是整个“人的研究”(洪堡特2004:39)的一部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И. 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энэ)也同样认为不能把语言和人割裂开来,可是后来许多语言学家,如施莱歇尔(A. Schleicher)、新语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及结构主义者违背这一原则。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威廉·冯·洪堡特有独到的见解,“他明确地区分了语言的表达功能和认知功能,并认为后者才是语言的本质功能”(姚小平1995:135)。5)20世纪萨丕尔(E. Sapir)、沃尔夫(B. L. Whorf)、本维尼斯特(E.

Benveniste)等人的观点中,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语言对思维和世界的影响。萨丕尔认为,“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萨丕尔2002:7)。从语言的观点看,思维的定义可以是“言语的最高级的潜在的(或可能的)内容,要达到这内容,串联的言语中的各个成分必须具有最完满的概念价值”(萨丕尔2002:13)。

从语言哲学高度对语言本质和特点、语言学研究方法、语言与思维、语言与存在等问题进行的研究都可划入普通语言学(general linguistics)的范围,因此“世界、人、语言”三者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普通语言学观点演变的基础,而所有语言学说类型化的基础就在于揭示这三者之间的决定性因素。可见,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各个不同时期,欧洲普通语言学观点发展的演变过程就是“存在、思维、语言”关系的不断变换。

2 实证主义与历史比较语言学

实证主义(positivism)实证主义不仅对哲学而且对整个社会科学均发生深刻影响,其主要特征是将哲学的任务归结为现象研究,以现象论观点为出发点,拒绝通过理性把握感觉材料,认为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定律。实证主义反对神秘玄想,主张以科学方法建立经验性知识。这种思想恰巧与柏拉图的理型论相反,柏拉图认为只有观念才是真实的,感官都是虚幻的。实证主义沿着经验主义(empiricism)哲学的思想路线,将自然科学方法移入哲学和社会学,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思辨,开创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scientism)思潮,对以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世纪自然科学得到蓬勃发展,如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特别是生物进化论对语言研究有直接影响。此外,自然科学普遍采用的实证主义方法也被语言学“笑纳囊中”。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科学,主要归功于历史比较法的产生与运作。这一方法分别受到实证主义和社会学影响。正因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言研究中采用实证主义观点,借用了社会学历史法,才使语言研究朝着科学方向迈进一大步。恩格斯在谈到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时曾说,“在上一世纪末以前,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即研究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在本质上已成为整理材料的科学,即研究过程、研究这些事物发生和发展、研究那把自然界这些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了”(Engels 1959:35)。语言学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18世纪对语言标本的大量搜集,为19世纪的“整理材料”奠定了基础。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目的是建立语言族系,对这些语系的共同原始语作出假设(如原始印欧语)。具体做法就

是系统搜集各种语言的资料,比较它们不同时期在语音、词形、屈折变化、语法结构上的相同特点,以确定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侯丽红 2004: 30 - 34) 丹麦的拉斯克(R. Rask)、德国的格里姆(J. Grimm)和葆朴(F. Bopp)以及后来的施莱歇尔和新语法学派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新语法学派的思想对后来的语言学家梅耶(A. Meiller)、萨丕尔、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等人产生了深刻影响。总之,历史比较语言学使语言学摆脱了对其他学科的依附并培育普通语言学的幼芽。

3 结构主义与现代语言学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一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各自专业领域里共同应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是试图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结构主义的开创者是索绪尔,后来这一研究方法推广到其他研究领域,形成一种庞杂思潮,20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

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1)强调整体性;2)强调共时性。在语言研究中,索绪尔高举语言系统观大旗,运用二元对立的语言哲学思想,阐释一系列概念,最后完美地结合在他的语言价值理论中。威雨村认为,价值理论是索绪尔语言学说中最有生命力的精萃部分,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整个语言学理论,牵涉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能指和所指、差别和同一、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威雨村 2001: 5 - 9)。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主要与几个流派有关,如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这些学派一方面受到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影响,认为所有科学命题都能以结构的形式表示,另一方面对19世纪新语法学派的原子论(atomism)观点持否定态度。它们都遵循语言符号系统理论,把语言看作语言学研究对象,强调共时语言的重要性,重视分析、研究语言的内在结构,把言语排除在语言学大门外。到20世纪50年代,从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分化出新的语言学派“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这是结构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乔姆斯基(N. Chomsky)坚持客观主义(objectivism)主客体分离的哲学观,割裂感知和理性的联系。转换生成语法从标准理论开始,经修正和扩充的标准理论(X阶标理论和管约论)直到最简方案,始终以语法结构为序参量,先验地引入一种万能的结构,然后再用经验方式限定这种结构,从而“生成”理想的语句。(季国清 1998: 45 - 50)乔姆斯基和索绪尔并没有完全跳出结构主义围墙。

总之,结构主义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和

语言学渊源。在发展过程中,结构主义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尤其在叙事学领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主要归功于列维·斯特劳斯(C. Levi-Strauss)。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从而推动了结构主义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思想开始受到以德里达(J. Derrida)为代表的解构主义(de-structuralism)的猛烈冲击,退出了研究方法的主流世界。

4 功能主义与现代语言学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涉及多个学科,每个学科都有不同的解释,但本质上代表一种与形式主义(formalism)相对立的学术思潮或哲学理念。功能主义的哲学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王铭玉 于鑫 2007: 1),是西方理论史上相对最久远的理论传统之一。

功能(function)是语言学中使用最广泛的术语之一(戴维·克里斯特尔 2000: 150),也是功能语言学(functional linguistics)的核心概念。“功能”有两层含义:1)语言形式在其所处结构中的作用(如语法功能);2)语言在交际中的职能或功用。(周士宏 2003: 10 - 15)尽管这一概念在各个功能语言学流派中有不同阐发,但基本前提一致,因为功能主义的一个准则就是重视对自然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对人们在交际中实际使用的语言的研究。(胡壮麟 2000: 7)实际上,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联系千丝万缕,因为许多功能流派正是从结构主义派生和演变出来的,所以最早的功能主义语言研究多少带点结构主义味道。如今,功能语言学流派纷呈,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论与学说,现统称为功能主义,在俄罗斯大百科全书《语言学》卷中(Ярцева и др. 1998: 566),功能主义就是功能语言学的代名词。功能主义思想经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伦敦学派、美国功能主义以及其他国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推动语言学向前迈进。特别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众多学派中独树一帜。就语言学理论与解决实际问题而言,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但可应用,也是适用的。(黄国文 2006: 3 - 10 65)

迪克(S. Dik 1981)认为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分歧主要体现在8个方面(王铭玉 于鑫 2007: 3),这决定了功能主义者与形式主义者研究的语言现象上各有侧重和研究方法迥异。从“原型”(prototype)、“连续统”(continuum)、“标记性”(markedness)、“象似性”(iconicity)、“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及物性”(transitivity)等功能主义者常用的基本概念中,也能看出两者之间的区别。此外,与形式主义语言学相比,功能主义语言学更接近于语言运用实际,其理论更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为社会学、文体学、语言教学、文学批评和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林亚军 2008: 133 - 135)

应当指出,俄罗斯功能主义特色明显,有一定的“原生性”,主要有“语义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交际功能主义、言语功能主义和认知功能主义等多个派别”(王铭玉 于鑫 2007: 39-45),其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各自功能语法中。张会森(1988, 1989, 1992, 1994)、华劭(1991, 1994)、吴贻翼(1991)、王铭玉(2001)等分别撰文著书,推介和评述俄罗斯功能语言学。

5 新经验主义与认知语言学

经验现实主义(empirical realism)是康德(I. Kant)哲学的典型概念,在许多方面相似于先验唯心主义(transcendental idealism),但世界观却有所区别。康德提出一些关于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经验主义问题的假设,并将科学认作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而且确认它起始并同步于人的经验。然而,他又认为人类经验的形成必然带有心灵自在的特征,正是人类的心灵才产生了科学研究的有规则的现象。也就是说,康德综合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可通过感官获取经验(经验主义观点),也可通过推理获得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理性主义观点)。莱可夫和约翰逊将西方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主要观点归结为客观主义(Lakoff & Johnson 1980)。客观主义传统从前苏格拉底(Socrates)时代一直到今天,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始终占主导地位,对语言研究也有直接影响。

新经验主义(experientialism)随着新一代认知科学的发展而形成。针对客观主义的形式主义、二元论(dualism)、天赋论(nativism)等思想,莱可夫和约翰逊(1980)提出一种非客观主义理论,但否定客观主义并不等于要走上主观主义道路,因此他们把自己思想称为 experientialism,王寅把它译成“新经验主义”。新经验主义思想在莱可夫和约翰逊的 *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1999)中得到诠释:提出一个全新的哲学理论“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论述体验哲学的3个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把体验哲学视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Lakoff & Johnson; 王寅 2002: 68-75; 王寅 2002a: 2-9, 80; 覃胜勇 张长颢 2004: 8-12, 19) 体验哲学吸收客观主义的合理成分,如概念结构会受到客观现实的限制,也受到我们的功能限制等,但在许多原则立场上,对客观主义进行了彻底批判,认为客观主义理论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因为它丢弃人在认识范畴、形成概念、进行推理、建构语义时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人的身体经验、生理构造、认知方式,丰富想象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王寅 2003: 23-29)。体验哲学彻底改变西方传统的哲学观,并与英美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和乔姆斯基的心智观分庭抗礼。

沈家煊多次谈到,认知语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束定芳 2004: 序 程琪龙 2006: 总序)。凡是将人的语言能力当作一种认知能力加以研究的是广义认知语言学;狭义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能力不是一种特殊认知能力,它同人的一般认知能力没有什么本质差异。还有一种说法把认知科学分成两代:第一代(始于20世纪50年代)建立在英美哲学(主要是分析哲学)基础上,以客观主义为主要特征;第二代是建立在体验哲学基础上,坚持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Lakoff & Johnson 1980)。两代认知科学主要是非体验性和体验性、接受或不接受分析哲学的区分。(王寅 2002b: 9-14)

认知语言学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很快就扩展到语言学各个领域,包括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语篇分析等,转换成语言研究的一种新研究范式。认知语言学不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代表一个学派或一种思潮,其特点是着重阐释语言和其他认知能力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是一种“身心合一”或“心寓于身”的认知观。按照这种观点,心智和思维产生于人跟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人通过自己的身体获得经验,这种经验用“体验”(embodiment)称之最为恰当。(沈家煊 2006: 12版)最后,从语言学内部看,认知语言学与功能主义也有一定联系,认为语言形式是语言功能派生而来的,认知功能语言学可视为功能主义的延续和发展。

6 结束语

“世界、人、语言”关系的变换一直影响着语言理论研究。从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孔狄亚克时期(18世纪)一直到20世纪,哲学经历了不同范式的转换“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哲学(分析哲学)”。20世纪末,体验哲学带来新的潮流——认知研究。

在哲学的映照下,语言科学也同样经历着范式的演变。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从语文学中脱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其发展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密不可分,而且受到原子主义影响。结构主义开创了现代语言学,在发展过程中运用逻辑实证主义。从结构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功能主义流派纷呈,代表与形式主义对立的一种学术思潮,其中系统功能语言学成为一门适用科学。坚持主客观结合的新经验主义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相对立,强调“身心合一”或“心寓于身”的认知观,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指明方向。总之,语言学研究要创新,就必须进行哲学思考,因为哲学是人类特有的一项精神活动。

参考文献

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程琪龙. 概念框架和认知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戴维·克里斯特尔. 现代语言学词典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恩格斯.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 侯丽红. 语言观的演变和语言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4).
- 胡壮麟. 功能主义纵横谈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华 劭. 对几种功能主义的简介和浅评 [J]. 外语研究, 1991(2).
- 华 劭. 语言的功能与功能研究 [J]. 外语学刊, 1994(1).
- 黄国文. 功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J]. 外语艺术教育研究, 2006(2).
- 季国清. 语言的本质在“遥远的目光”中澄明——语言哲学新视野 [J]. 外语学刊, 1998(3).
- 林亚军. 功能主义语言学思想略论 [J]. 学术交流, 2008(8).
- 罗宾斯 R. H. 简明语言学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戚雨村. 索绪尔符号价值理论 [J]. 外语研究, 2001(2).
- 沈家煊. 揭开人类心智的奥秘——认知科学的研究与发展 [N]. 光明日报 2006/07/03: 12 版.
- 束定芳. 语言的认知研究——认知语言学论文精选 [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覃胜勇 张长韵. Lakoff 和 Johnson 体验哲学述评 [J]. 国外外语教学, 2004(2).
- 王铭玉. 俄语学者对功能语言学的贡献 [J]. 外语学刊, 2001(3).
- 王铭玉 于 鑫. 功能语言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王 寅.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a(2).
- 王 寅. 认知语言学和两代认知科学 [J]. 外语学刊, 2002b(1).
- 王 寅. 体验哲学: 一种新的哲学理论 [J]. 哲学动态, 2003(7).
- 威廉·冯·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吴 莉. 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哲学思考 [J]. 学术交流, 2006(12).
- 吴贻翼. 现代俄语功能语法概要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徐友渔 周国平 陈嘉映. 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 姚小平. 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 张会森. 功能语法导言 [J]. 外语学刊, 1988(5).
- 张会森. 苏联的功能语法研究 [J]. 国外语言学, 1989(3).
- 张会森. 俄语功能语法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 张会森. 关于功能语法 [J]. 中国俄语教学, 1994(1).
- 张 威 戴忠信. 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之宏观比较 [J]. 安徽文学, 2006(12).
-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周士宏. 功能主义语言学说略 [J]. 语言与翻译, 2003(3).
-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Lakoff, G. & M.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Lakoff, G., M. Johnson, 王寅. Lakoff 和 Johnson 的体验哲学 [J]. 当代语言学, 2002(2).
- Зубкова Л. Г. Общая теория языка в развитии [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ДН, 2002.
-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А. А.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поэтика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7.
- Ярцева В. Н. и др. 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ознание [Z]. Москва: Научное изд-ство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8.

收稿日期: 2010-04-08

【责任编辑 李洪儒】